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刻拍案驚奇
第三十四卷 任君用恣樂深閨 楊大尉戲宮館客

詩曰：黃金用盡教歌舞，留與他人樂少年。
此語只傷身後事，豈知現報在生前！

且說世間富貴人家，沒一個不廣蓄姬妾。自道是左擁燕姬，右擁趙女，嬌豔盈前，歌舞成隊，乃人生得意之事。豈知男女大欲，彼此一般？一人精力要周旋幾個女子，便已不得相當。況富貴之人，必是中年上下，取的姬妾，必是花枝也似一般的後生。枕席之事，三分四路，怎能勾滿得他們的意，盡得他們的興？所以滿閨中不是怨氣，便是丑聲。總有家法極嚴的，鐵壁銅牆，提鈴喝號，防得一個水泄不通，也只禁得他們的身，禁不得他們的心。略有空隙就思量弄一場把戲，那有情趣到你身上來？只把做一個厭物看承而已，似此有何好處？費了錢財，用了心機，單買得這些人的憎嫌。試看紅拂離了越公之宅，紅綃逃了助臣之家，此等之事不一而足。可見生前已如此了，何況一朝身死，樹倒猢猻散，殘花嫩蕊，盡多零落於他人之手。要那做得關盼盼的，千中沒有一人。這又是身後之事，管中得許多，不足慨歎了。爭奈富貴之人，只顧眼前，以為極樂。小子在旁看的，正替你擔著愁布袋哩！

宋朝有個京師士人，出遊歸來，天色將晚。經過一個人家後苑，牆缺處，苦不甚高，看來象個跳得進的。此時士人帶著酒興，一躍而過。只見裡面是一所大花園子，好不空闊。四週一望，花樹叢茂，路徑交雜，想來煞有好看。一團高興，隨著石砌階路轉彎抹角，漸走漸深。悄不見一個人，只管踱的進去，看之不足。天色有些黑下來了，思量走回，一時忘了來路。正在追憶尋索，忽地望見紅紗燈籠遠遠而來。想道：「必有貴家人到。」心下慌忙，一發尋不出原路來了。恐怕撞見不便，思量躲過。看見道左有一小亭，亭前大湖石畔有疊成的一個石洞，洞口有一片小氈遮著。想道：「躲在這裡頭去，外面人不見，權可遮掩過了，豈不甚妙？」忙將這片小氈揭將開來，正要藏身進去，猛可裡一個人在洞裡鑽將出來，那一驚可也不小。士人看那人時，是一個美貌少年，不知為何先伏在這裡頭。忽見士人揭開來，只道抄他跟腳的，也自老大吃驚，急忙奔竄，不知去向了。士人道：「慚愧！且讓我躲一躲著。」於是吞聲忍氣，蹲伏在內，只道必無人見。

豈知事不可料，冤家路窄，那一盞紅紗燈籠偏生生地向那亭子上來。士人洞中是暗處，覷出去看那燈亮處較明，乃是□來個少年婦人，靚妝麗服，一個個妖冶舉止，風騷動人。士人正看得動火，不匡那一伙人一窩峰的多搶到石洞口，眾手齊來揭氈。看見士人面貌生疏，俱各失驚道：「怎的不是那一個了？」面面廝覷，沒做理會。一個年紀略老成些的婦人，奪將紗燈在手，提過來把士人仔細一照，道：「就這個也好。」隨將纖手拽著士人的手，一把挽將出來。士人不敢聲問，料道沒甚麼歹處，軟軟隨他同走。引到洞房曲室，只見酒肴並列，眾美爭先，六博爭雄，交杯換盞，以至摟肩交頸，搵臉接唇，無所不至。幾杯酒下肚，一個個多興熱如火，不管三七二□一，一把推士人在牀上了，齊攢入帳中。脫褲的脫褲，抱腰的抱腰。不知怎的一個輪法，排頭弄將過來。士人精泄，就有替他品咂的、摸弄的，不由他不再舉。幸喜得士人是後生，還放得兩枝連珠箭，卻也無休無歇，隨你鐵鑄的，也怎有那樣本事？廝炒得不耐煩，直到五鼓，方才一個個逐漸散去。士人早已弄得骨軟筋麻，肢體無力，行走不動了。那一個老成些的婦人，將一個大擔箱放士人在內，叫了兩三個丫鬟槓抬了。到了牆外，把擔箱傾了士人出來，急把門閉上了，自進去了。

此時天色將明，士人恐怕有人看見，惹出是非來，沒奈何強打精神，一步一步挨了回來，不敢與人說知。過了幾日，身體健旺，才到舊所旁邊打聽缺牆內是何處？聽得人說是察太師家的花園，士人伸了舌頭出來，一時縮不進去，擔了一把汗，再不敢打從那裡走過了。

看官，你想當時這察太師，何等威勢，何等法令！有此一班兒姬妾，不知老頭子在那裡昏寐中，眼睛背後任憑他們這等胡弄。約下了一個驚去了，又換了一個，恣行淫樂，如同無人。太師那裡拘管得來？也只為多蓄姬妻，所以有只等醜事。同時稱高、童、楊，察四大奸臣，與察太師差不多權勢的楊戩大尉，也有這樣一件事，後來敗露，妝出許多笑柄來，看官不厭，聽小子試道其詳。

滿前嬌麗恣淫荒，雨露誰曾得飽嘗？
自有陽合成樂地，行云何必定襄王？

話說宋時楊戩大尉，恃權怙寵，靡所不為，聲色之奉，姬妾之多，一時自察太師而下，罕有其比。一日，大尉要到鄭州上家，攜帶了家小同行，是上前的幾位夫人與各房隨使的養娘侍婢，多跟的西去。余外有年紀過時了些的與年幼未諳承奉的，又身子嬌怯怕歷風霜的，月信方行輻馬不便的，剩下不去。合著養娘侍婢們，也還共有五六□人留在宅中。太尉心性猜忌，防閑緊嚴。中門以外直至大門盡皆鎖閉，添上硃筆封條，不通出入。惟有中門內前廊壁間挖一孔，裝上轉輪盤，在外邊傳將食物進去。一個年老院奴姓李的在外監守，晚間督人巡更，鳴鑼敲梆，通夕不歇，外邊人不敢正眼覷視他。內宅中留不下去的，有幾位簪遮出色，乃大尉寵幸有名的姬妻，一個叫得瑤月夫人，一個叫得築玉夫人，一個叫得宜笑姐，一個叫得餐花姨姨，同著一班兒侍女，關在裡面。日長夜永，無事得做，無非是抹骨牌，鬥百草，戲鞦韆，蹴氣球，消遣過日。然意味有限，那裡當得什麼興趣？況日間將就扯拽過了，晚間寂寞，何以支吾？這個築玉夫人原是長安玉工之妻，資性聰明，儀容美豔，私下也通些門路，京師傳有盛名。楊大尉偶得瞥見，用勢奪來，□分寵愛，立為第七位夫人，呼名築玉，靚妝標緻，如玉琢成一般的人，也就暗帶著本來之意。他在女伴中伶俐異常，妖淫無賽，太尉在家之時，尚兀自思量背地裡溜將個把少年進來取樂。今見大尉不在，鎮日空閒，清清鎖閉著，怎叫他不妄想起來？

太尉有一個館客，姓任，表字君用。原是個讀書不就的少年子弟，寫得一筆好字，也代做得些書啟簡札之類，模樣俊秀，年紀未上三□歲。總角之時，多曾與太尉後庭取樂過來，極善恢諧幫襯，又加心性熨貼，所以太尉喜歡他，留在館中作陪客。太尉鄭州去，因是途中姬妾過多，輻馬上下之處，恐有不便，故留在家間外捨不去。任生有個好朋友叫做方務德，是從幼同窗，平時但是府中得暇，便去找他閒話飲酒。此時太尉不在家，任生一發身畔無事，日裡只去拉他各處行走，晚間或宿娼家，或獨歸書館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築玉夫人晚間寂守不過，有個最知心的侍婢叫做如霞，喚來牀上做一頭睡著，與他說些淫欲之事，消遣悶懷。說得高興，取出行淫的假具，教他縛在腰間權當男子行事。如霞依言而做，夫人也自哼唧唧，將腰往上亂聳亂顛，如霞弄到興頭上，問夫人道：「可比得男子滋味麼？」夫人道：「只好略取解饑，成得什麼正經？若是真男子滋味，豈止如此？」如霞道：「真男子如此直錢，可惜府中到閑著一個在外舍。」夫人道：「不是任君用麼？」如霞道：「正是。」夫人道：「這是太尉相公最親愛的客人，且是好個人物，我們在裡頭窺見他常自火動的。」如霞道：「這個人若設法得他進來，豈不妙哉！」夫人道：「果然此人閑著，只是牆垣高峻，豈能飛人？」如霞道：「只好說要，自然進來不得。」夫人道：「待我心生一計，定要取他進來。」如霞道：「後花園牆下便是外舍書房，我們明日早起，到後花園相相地頭，夫人怎生設下好計弄進來，大家受用一番。」夫人笑道：「我未曾到手，你便思想分用了。」如霞道：「夫人不要獨吃自痢，我們也大家有興，好做幫手。」夫人笑道：「是是。」一夜無話。

到得天明，梳洗已畢，夫人與如霞開了後花園門去摘花戴，就便去相地頭。行至鞦韆架邊，只見絨索高懸，夫人看了，笑一笑道：「此件便有用他處了。」又見修樹梯子倚在太湖石畔，夫人叫如霞道：「你看你看，有此二物，豈怕內外隔牆？」如霞道：「計將安出？」夫人道：「且到那對外廂的牆邊，再看個明白，方有道理。」如霞領著夫人到兩株梧桐樹邊，指著道：「此處正是外書舍書房，任君用見今獨居在內了。」夫人仔細相了一相，又想了一想，道：「今晚端的只在此處取他進來，一會，不為難也。」如霞道：「卻怎麼？」夫人道：「我與你悄悄地把梯子拿將來，倚在梧桐樹旁，你走上梯子，再在枝幹上踏上去兩層，即可以招呼

得外廂聽見了。」如霞道：「這邊上去不難，要外廂聽見也不打緊，如何得他上來？」夫人道：「我將幾片木板，用鞦韆索縛住兩頭，隔一尺多縛一片板，收將起來只是一捆，撒將直來便似梯子一般。如與外邊約得停當了，便從梯子走到梧桐枝上去，把索頭繫緊在丫叉老幹，生了根。然後將板索多拋向牆外掛下去，分明是張軟梯，隨你再多幾個也次第上得來，何況一人乎？」如霞道：「妙哉！妙哉！事不宜遲，且如法做起來試試看。」笑嘻嘻且向房中取出□來塊小木板，遞與夫人。夫人叫解將鞦韆索來，親自繫縛得堅牢了，對如霞道：「你且將梯兒倚好，走上梯去望外邊一望，看可通得個消息出去？倘遇不見人，就把這法兒先墜你下去，約他一約也好。」

如霞依言，將梯兒靠穩，身子小巧利便，一轂碌溜上枝頭。望外邊書舍一看，也是合當有事，恰恰任君用同方務德外邊游耍過了夜，方才轉來，正要進房。牆裡如霞笑指道：「兀的不是任先生？」任君用聽得牆頭上笑聲，抬頭一看，卻是個雙鬟女子指著他說話，認得是宅中如霞。他本是少年的人，如何禁架得定？便問道：「姐姐說小生甚麼？」如霞是有心招風攬火的，答道：「先生這早在外邊回來，莫非昨晚在那處行走麼？」任君用道：「小生獨處難捱，怪不得要往外邊走走。」如霞道：「你看我牆內那個不是獨處的？你何不到裡面走走，便大家不獨了？」任君用道：「我不生得雙翅，飛不進來。」如霞道：「你果要進來，我有法兒，不消飛得。」任君用向牆上唱一個肥喏道：「多謝姐姐，速教妙方。」如霞道：「待稟過了夫人，晚上伺候消息。」說罷了，溜下樹來。任君用聽得明白，不勝蹊幸道：「不知是那一位夫人，小生有此緣分，卻如何能進得去？且到晚上看消息則個。」一面只望著日頭下去。正是

無端三足鳥，團圓光皎灼。

安得後羿弓，射此一輪落！

不說任君用巴天晚，且說築玉夫人在下邊看見如霞和牆外講話，一句句多聽得的。不待如霞回覆，各自心照，笑嘻嘻的且回房中。如霞道：「今晚管不寂寞了。」夫人道：「萬一後生家膽怯，不敢進來，這樣事也是有的。」如霞道：「他方才恨不得立地飛了進來。聽得說有個妙法，他肥喏就唱不迭，豈有膽怯之理？只準備今宵取樂便了。」築玉夫人暗暗歡喜。

牀上添鋪異錦，爐中滿熱名香。棒松抽果貯教嘗，美酒佳茗頓放。久作阱中猿馬，今思野外鴛鴦。安排芳餌釣檀郎，百計圖他歡暢。（詞寄《西江月》。）

是日將晚，夫人喚如霞回到園中。走到梯邊，如霞仍前從梯子溜在梧桐枝去，對著牆外大聲咳嗽。外面任君用看見天黑下來，正在那裡探頭探腦，伺候聲響。忽聞有人咳嗽，仰面瞧處，正是如霞在樹枝高頭站著，忙道：「好姐姐望穿我眼也。快用妙法，等我進來！」如霞道：「你在此等著，就來接你。」急下梯來對夫人道：「那人等久哩！」夫人道：「快放他進來！」如霞即取早間繫縛停當的索子，緝在腋下，望梯上便走，到樹枝上牢系兩頭。如霞口中叫聲道：「著！」把木板繩索向牆外一撒，那索子早已掛了下去。任君用外邊凝望處，見一件物事拋將出來，卻是一條軟梯索子，喜得打跌。將腳試端，且是結得牢實，料道可登。端著木板，雙手弔索，一步一步弔上牆來。如霞看見，急跑下來道：「來了！來了！」夫人覺得有些害羞，走退一段路，在太湖石畔坐著等候。

任君用跳過了牆，急從梯子跳下。一見如霞，向前雙手抱住道：「姐姐恩人，快活殺小生也！」如霞啐一聲道：「好不識羞的，不要饞臉，且去前面見夫人。」任君用道：「是那一位夫人？」如霞道：「是第七位築玉夫人。」任君用道：「可正是京師極有名標緻的麼？」如霞道：「不是他還有那個？」任君用道：「小生怎敢就去見他？」如霞道：「是他想著你，用見識教你進來的，你怕怎地？」任君用道：「果然如此，小生何以克當？」如霞道：「不要虛謙遜，造化著你罷了，切莫忘了我引見的。」任君用道：「小生以身相謝，不敢有忘。」一頭說話，已走到夫人面前。如霞拋聲道：「任先生已請到了。」任君用滿臉堆下笑來，深深拜揖道：「小生下界凡夫，敢望與仙子相近？今蒙夫人垂盼，不知是那世裡積下的福！」夫人道：「妾處深閨，常因太尉宴會，窺見先生豐採，渴慕已久。今太尉不在，閨中空閒，特邀先生一敘，倘不棄嫌，妾之幸也。」任君用道：「夫人抬舉，敢不執鞭墜鐙？只是他日太尉知道，罪犯非同小可。」夫人道：「太尉昏昏的，那裡有許多背後眼？況如此進來，無人知覺。先生不必疑慮，且到房中去來。」夫人叫如霞在前引路，一隻手挽著任君用同行。任君用到此魂靈已飛在天外，那裡還顧甚麼利害？隨著夫人輕手輕腳竟到房中。

此時天已昏黑，各房寂靜。如霞悄悄擺出酒肴，兩人對酌，四目相視，甜語溫存。三杯酒下肚，欲心如火，偎偎抱抱，共入鴛帷，兩人之樂不可名狀。

本為旅館孤棲客，今向蓬萊頂上游。

偏是乍逢滋味別，分明織女會牽牛。

兩人雲雨盡歡，任君用道：「久聞夫人美名，今日得同枕席，天高地厚之恩，無時可報。」夫人道：「妾身頗慕風情，奈為太尉拘禁，名雖朝歡暮樂，何曾有半點情趣？今日若非設法得先生進來，豈不辜負了好天良夜！自此當永圖偷聚，雖極樂而死，妾亦甘心矣。」任君用道：「夫人玉質冰肌，但得挨皮靠肉，福分難消。何況親承雨露之恩，實遂於飛之願！總然事敗，直得一死了。」兩人笑談歡謔，不覺東方發白。如霞走到牀前來，催起身道：「快活了一夜也勾了，趁天色未明不出去了，更待何時？」任君用慌忙披衣而起，夫人不忍捨去，執手留連，叮嚀夜會而別。吩咐如霞送出後花園中，元從來時方法在索上掛將下去，到晚夕仍舊進來。真個是：

朝隱而出，暮隱而入。

果然行不由逕，早已非公至室。

如此往來數晚，連如霞也弄上了手，滾得熱做一團。築玉夫人心歡喜，未免與同伴中笑語之間，有些精神恍，說話沒頭沒腦的，露出些馬腳來。同伴裡面初時不覺，後來看出意態，頗生疑心。到晚上有有心的，多方察聽，已見了些聲響。大家多是吃得杯兒的，巴不得尋著些破綻，同在渾水裡攪攪，只是沒有找著來蹤去跡。

一日，眾人偶然高興，說起打鞦韆。一哄的走到架邊，不見了索子。大家尋將起來，築玉夫人與如霞兩個多做不得聲。原來先前兩番，任君用出去了，便把索子解下藏過，以防別人看見。以後多次，便有些托大了，曉得夜來要用，不耐煩去解他。任君用雖然出去了，索子還弔在樹枝上，掛向外邊，未及收拾，卻被眾人尋見了。道：「兀的不是鞦韆索？何縛在這裡樹上，拋向外邊去了？」宜笑姐年紀最小，身子輕便，見有梯在那裡，便溜在樹枝上去，弔了索頭，收將進來。眾人看見一節一節縛著木板，共驚道：「奇怪，奇怪！可不有人在此出入的麼？」築玉夫人通紅了臉，半響不敢開言。瑤月夫人道：「眼見得是什麼人在此通內了，我們該傳與李院公查出，等候太尉來家，稟知為是。」口裡一頭說，一頭把眼來瞅著築玉夫人。築玉夫人只低了頭。餐花姨姨□分瞧科了，笑道：「築玉夫人為何不說一句，莫不心下有事？不如實對姐妹們說了，通同作個商量，到是美事。」如霞料是瞞不過了，對築玉夫人道：「此事若不通眾，終須大家炒壞，便要獨做也做不成了，大家和同些說明白了罷。」眾人拍手：「如霞姐說得有天用，不要瞞著我們了。」築玉夫人才把任生在此牆外做書房，用計取他進來的事說了一遍。瑤月夫人道：「好姐姐，瞞了我們做這樣好事！」宜笑姐道：「而今不必說了，既是通同知道，我每合伴取些快樂罷了。」瑤月夫人故意道：「做的自做，不做的自不做，怎如此說！」餐花姨姨道：「就是不做，姐妹情分，只是幫襯些為妙。」宜笑姐道：「姨姨說得是。」大家哄笑而散。

原來瑤月夫人內中與築玉夫人兩下最說得來，曉得築玉有此私事，已自上心要分他的趣了。礙著眾人在面前，只得說假撇清的話。比及眾人散了，獨自走到築玉房中，問道：「姐姐，今夜來否？」築玉道：「不瞞姐姐說，連日慣了的，為什麼不來？」瑤月笑道：「來時仍是姐姐獨樂麼？」築玉道：「姐姐才說不做的自不做。」瑤月道：「方才大概是說話，我便也要學做做兒的。」築玉道：「姐姐果有此意，小妹理當奉讓。今夜喚他進來，送到姐姐房中便了。」瑤月道：「我與他又不斷熟，羞答答的，怎好就叫

他到我房中？我只在姐姐處做個幫戶便使得。」築玉笑道：「這件事用不著人幫。」瑤月道：「沒奈何，我初次害羞，只好頂著姐姐的名嚙一嚙滋味，不要說破是我，等熟分了再處。」築玉道：「這等，姐姐須權躲過。待他到我牀上脫衣之後，吹息了燈，掉了包就是。」瑤月道：「好姐姐彼此幫襯些個。」築玉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兩個商量已定。

到得晚來，仍叫如霞到後花園，把索兒收將出去，叫了任君用進來。築玉夫人打發他先睡好了，將燈吹滅，暗中拽出瑤月夫人來，推他到牀上去。瑤月夫人先兩個說話時，已自春心蕩漾。適才閃在燈後偷覷任君用進來，暗處看明處較清，見任君用俊俏風流態度，著實動了眼裡火。趁著築玉夫人來找他，心裡巴不得就到手。況且黑暗之中不消顧忌，也沒什麼羞恥，一轆鑽進牀去。牀上任君用只是築玉夫人，輕車熟路，也不等開口，翻過身就弄起來。瑤月夫人欲心已熾，猛力承受。弄到間深之處，任君用覺得肌膚湊理與那做作態度，是有些異樣。又且不見則聲，未免有些疑惑。低低叫道：「親親的夫人，為甚麼今夜不開了口？」瑤月夫人不好答應。任君用越加盤問，瑤月轉閉口息，聲氣也不敢出。急得任君用連叫奇怪，按住身子不動。

築玉在牀沿邊站著，聽這一會。聽見這些光景，不覺失笑。輕輕揭帳，將任君用狠打一下道：「天殺的，便宜你了！只管絮叨甚麼？今夜換了個勝我□倍的瑤月夫人，你還不知哩！」任君用才曉得果然不是，原道：「不知又是那一位夫人見憐，小生不曾叩見，輒敢放肆了！」瑤月夫人方出聲道：「文謔謔甚麼，曉得便罷。」任君用聽了嬌聲細語，不由不興動，越加鼓扇起來。瑤月夫人樂極道：「好知心姐姐，肯讓我這一會，快活死也！」陰精早泄，四肢懈散。築玉夫人聽得當不住興發，也脫下衣服，跳上牀來。任君用且喜旗槍未倒，瑤月已自風流興過，連忙幫襯，放下身來，推他到築玉夫人那邊去。任君用換了對主，另復交鋒起來，正是：

倚翠偎紅情最奇，巫山暗暗兩雲迷。

風流一似偷香蝶，才過東來又向西。

不說三人一牀高興，且說宜笑姐、餐花姨姨日裡見說其事，明知夜間任君用必然進內，要去約瑤月夫人同守著他，大家取樂。且自各去吃了夜飯，然後走到瑤月夫人房中，早已不見夫人，心下疑猜，急到築玉夫人處探聽。房外遇見如霞，問道：「瑤月夫人在你處否？」如霞笑道：「老早在我這裡，今在我夫人牀上睡哩。」兩人道：「同睡了，那人來時卻有些不便。」如霞道：「有甚不便！且是便得忒煞，三人做一頭了。」兩人道：「那人已進來了麼？」如霞道：「進來，進來，此時進進出出得不耐煩。」宜笑姐道：「日裡他見我說了合伴取樂，老大撇清，今反是他先來下手。」餐花姨姨道：「偏是說喬話的最要緊。」宜笑姐道：「我兩個炒進去，也不好推拒得我每。」餐花姨姨道：「不要不要！而今他兩個弄一個，必定消乏，那裡還有甚麼本事輪到我每？」附著宜笑姐的耳朵說道：「不如耐過了今夜，明日我每先下些功夫，弄到了房裡，不怕他不讓我每受用！」宜笑姐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兩下各自歸房去了，一夜無詞。

次日早放了任君用出去。如霞到夫人牀前說昨晚宜笑。餐花兩人來尋瑤月夫人的說話。瑤月聽得，忙問道：「他們曉得我在這裡麼？」如霞道：「怎不曉得！」瑤月驚道：「怎麼好？須被他們恥笑！」築玉道：「何妨！索性連這兩個丫頭也弄在裡頭了，省得彼此顧忌，那時小任也不必早去夜來，只消留在這裡，大家輪流，一發無些阻礙，有何不可？」瑤月道：「是到極是，只是今日難見他們。」築玉道：「姐姐，今日只如常時，不必提起什麼，等他們不問便罷，若問時我便乘機兜他在裡面做事便了。」瑤月放下心腸。因是夜來困倦，直睡到響午起來，心裡暗暗得意樂事，只提防宜笑、餐花兩人要來饒舌，見了帶些沒意思。豈知二人已自有了主意，並不說破一字，兩個夫人各像沒些事故一般，怡然相安，也不提起。

到了晚來，宜笑姐與餐花姨商量，竟往後花園中迎候那人。兩人走到那裡，躲在僻處，瞧那樹邊，只見任君用已在牆頭上過來，從梯子下地。整一整中幘，抖一抖衣裳，正舉步要望裡面走去。宜笑姐搶出來喝道：「是何閑漢，越牆進來做甚麼！」餐花姨也定出來一把扭住道：「有賊！有賊！」任君用吃了一驚，慌得顛抖道：「是、是、是裡頭兩位夫人約我進來的，姐姐休高聲。」宜笑姐道：「你可是任先生麼？」任君用道：「小生正是任君用，並無假冒。」餐花姨道：「你偷奸了兩位夫人，罪名不小。你要官休？私休？」任君用道：「是夫人們教我進來的，非乾小生大膽，卻是官休不得，情願私休。」宜笑姐道：「官休時拿你交付李院公，等太尉回來，稟知處分，叫你了不得。既情願私休，今晚不許你到兩位夫人處去，只隨我兩個悄悄到裡邊，憑我們處置。」任君用笑道：「這裡頭料沒有苦楚勾當，只隨兩位姐姐去罷了。」當下三人捏手捏腳，一直領到宜笑姐自己房中，連餐花姨也留做了一牀，翻雲覆雨，倒鳳顛鸞，自不必說。

這邊築玉、瑤月兩位夫人等到黃昏時候，不見任生到來，叫如霞拿燈去後花園中隔牆支會一聲。到得那裡，將燈照著樹邊，只見鞦韆索子掛向牆裡邊來了。原來任君用但是進來了，便把索子取向牆內，恐防掛在外面有人瞧見，又可以隨著尾他蹤跡，故收了進來，以此為常。如霞看見，曉得任生已自進來了。忙來回覆道：「任先生進來過了，不到夫人處，卻在那裡？」築玉夫人想了想，笑道：「這等，有人剪著絳去也。」瑤月夫人道：「料想只在這兩個丫頭處。」即著如霞去看。如霞先到餐花房中，見房門閉著，內中寂然。隨到宜笑房的，聽得房內笑聲哈哈，牀上軋軋震動不住，明知是任生在牀做事。如霞好不自餓，急跑來對兩個夫人道：「果然在那裡，正弄得興哩。我們快去炒他。」瑤月夫人道：「不可不可。昨夜他們也不捉破我們，今若去炒，便是我們不是，須要傷了和氣。」築玉道：「我正要弄他兩個在裡頭，不匡他先自留心已做下了，正合我的機謀。今夜且不可炒他，我與他一個見識，絕了明日的出路，取笑他慌張一回，不怕不打做一團。」瑤月道：「卻是如何？」築玉道：「只消叫如霞去把那鞦韆索解將下來藏過了，且著他明日出去不得，看他們怎地瞞得我們？」如霞道：「有理，有理！是我們做下這些機關，弄得人進來，怎麼不通知我們一聲，竟自邀截了去？不通，不通！」手提了燈，一性子跑到後花園，溜上樹去把索子解了下來，做一捆抱到房中來，道：「解來了，解來了。」築玉夫人道：「藏下了，到明日再處，我們睡休。」兩個夫人各自歸房中，寂寂寞寞睡了。正是：

一樣玉壺傳漏出，南宮夜短北宮長。

那邊宜笑、餐花兩人攙了任君用，不知怎生狂蕩了一夜。約了晚間再會，清早打發他起身出去。任君用前走，宜笑、餐花兩人蓬著頭尾在後邊悄悄送他，同到後花園中。任生照常登梯上樹，早不見了索子軟梯，出牆外去不得，依舊走了下來，道：「不知那個解去了索子，必是兩位夫人見我不到，知了些風，有些見怪，故意難我。而今怎生別尋根索子弄出去罷！」宜笑姐道：「那裡有這樣粗索弔得人起、墜得下去的？」任君用道：「不如等我索性去見見兩位夫人，告個罪，大家商量。」餐花姨姨道：「只是我們不好意思些。」三人正躊躇間，忽見兩位夫人同了如霞趕到園中來，拍手笑道：「你們瞞了我們乾得好事，怎不教飛了出去？」宜笑姐道：「先有人乾過了，我們學樣的。」餐花道：「且不要門口，原說道大家幫襯，只為兩位夫人撇了我們，自家做事，故此我們也打了一場偏手。而今不必說了，且將索子出來，放了他出去。」築玉夫人大笑道：「請問還要放出去做甚麼？既是你知我見，大家有分了，便終日在此還礙著那個？落得我們成群合伙喧哄過日。」一齊笑道：「妙！妙！夫人之言有理。」築玉便挽了任生，同眾美步回內庭中來。

從此，任生晝夜不出，朝歡暮樂，不是與夫人每並肩疊股，便與姨姐們作對成雙，淫欲無休。身體勞憊，思量要歇息一會兒，怎由得你自在？沒奈何，求放出去兩日，又沒個人肯。各人只將出私錢，買下肥甘物件，進去調養他。慮恐李院奴有言，各湊重賞買他口淨。真是無拘無忌，受用過火了。所謂：

志不可滿，樂不可極。福過災生，終有敗日。

任生在裡頭快活了一月有餘。忽然一日，外邊傳報進來說：「太尉回來了。」眾人多在睡夢昏迷之中，還未□分准信。不知太尉立時就到，府門院門豁然大開。眾人慌了手腳，連忙著兩個送任生出後花園，叫他越牆出去。任生上得牆頭，底下人忙把梯子撥過。口裡叫道：「快下去！快下去！」不顧死活，沒頭的奔了轉來。那時多著了忙，那曾仔細？竟不想不曾系得鞦韆索子，卻是下去不得，這邊沒了梯子，又下來不得，想道：「有人撞見，煞是利害。」欲待奮身跳出，爭奈淘虛的身子，手腳酸軟，膽氣虛怯，

掙著便簌簌的抖，只得騎在牆簷脊上坐著，好似：錯羊觸藩，進退兩難。

自古道冤家路兒窄。誰想太尉回來，不問別事，且先要到院中各處牆垣上看有無可疑蹤跡，一逕走到後花園來。太尉抬起頭來，早已看見牆頭上有人。此時任生在高處望下，認得是太尉自來，慌得無計可施，只得把身子伏在脊上。這叫得兔子掩面，只不就認得是他，卻藏不得身子。太尉是奸狡有餘的人，明曉得內院牆垣有甚麼事卻到得這上頭，畢竟連著閨門內的話，恐怕傳播開去反為不雅。假意揚聲道：「這牆垣高峻，豈是人走得上去的？那上面有個人，必是甚邪祟憑附著他了，可尋梯子扶下來問他端的。」左右從人應聲去掇張梯子，將任生一步步扶掖下地。任生明明聽得太尉方才的說話，心生一計，將錯就錯，只做懵懵不省人事的一般，任憑眾人扯扯拽拽，拖至太尉跟前。太尉認一認面龐，道：「兀的不是任君用麼？元何這等模樣？必是著鬼了。」任生緊閉雙目，只不開言。太尉叫去神樂觀裡請個法師來解救。

太尉的威令誰敢稽遲？不一刻法師已到。太尉叫他任生看一看，法師捏鬼道：「是個著邪的。」手裡仗了劍，口裡哼了幾句咒語，噴了一口淨水，道：「好了，好了。」任生果然睜開眼來道：「我如何卻在這裡？」太尉道：「你方才怎的來？」任生制出一段謊來道：「夜來獨坐書房，恍惚之中，有五個錦衣花帽的將軍來說，要隨地天宮裡去抄寫什麼，小生疑他怪樣，抵死不肯。他叫從人扯捉，騰空而起。小生慌忙吊住樹枝，口裡喊道『我是楊太尉爺館賓，你們不得無禮。』那些小鬼見說出『楊太尉』三字，便放鬆了手，推跌下來，一時昏迷不省，不知卻在太尉面前。太尉幾時回來的？這裡是那裡？」旁邊人道：「你方才被鬼迷在牆頭上伏著，是太尉教救下來的，這裡是後花園。」太尉道：「適間所言，還是何神怪？」法師道：「依他說來，是五通神道，見此獨居無伴，非怪求食的。今與小符一紙貼在房中，再將些三牲酒果安一安神，自然平穩無事。」太尉吩咐當直的依言而行，送了法師回去，任生扶在館中將息。任生心裡道：「慚愧！天字號一場是非，早被瞞過了也。」

任生因是幾時琢喪過度了，精神元是虛耗的，做這被鬼迷了要將息的名頭，在館中調養了□來日。終是少年易復，漸覺旺相，進來見太尉，稱道謝：「不是太尉請法師救治，此時不知怎生被神鬼所迷，喪了殘生也不見得。」太尉也自忻然道：「且喜得平安無事，老夫與君用久闊，今又值君用病起，安排幾品，暢飲一番則個。」隨命取酒共酌，猜枚行令，極其歡洽。任生隨機應變，曲意奉承，酒間，任生故意說起遇鬼之事，要探太尉心上如何。但提起，太尉便道：「使君用獨居遇魁，原是老夫不是。」著實安慰。任生心下私喜道：「所做之事，點滴不漏了。只是眾美人幾時能勾再會？此生只好做夢罷了。」書房靜夜，常是相思不歇，卻見太尉不疑，放下了老大的鬼胎，不擔干係，自道僥倖了。豈知太尉有心，從牆頭上見了任生，已瞧科了九分在肚裡，及到築玉夫人房中，不想那條做軟梯的索子自那夜取笑，將來堆在壁間，終日喧哄，已此忘了。一時不曾藏得過，被太尉看在眼裡，料道此物，正是接引人進來的東西了。即將如霞拷問，如霞吃苦不過，一一招出。太尉又各處查訪，從頭徹尾的事，無一不明白了。卻只毫不發覺出來，待那任生一如平時，寧可加厚些。正是：

腹中懷劍，笑裡藏刀。

撩他虎口，怎得開交！

一日，太尉招任生吃酒，直引至內書房中。歡飲多時，喚兩個歌姬出來唱曲，輪番勸酒。任生見了歌姬，不覺想起內裡相交過的這幾位來，心事悒悒，只是吃酒，被灌得醺醺大醉。太尉起身走了進去，歌姬也隨時進來了，只留下任生正在椅子上打盹。忽然，四五個壯士走到面前，不由分說，將任生捆縛起來。任生此時醉中，不知好歹，口裡胡言亂語，沒個清頭。早被眾人抬放一張臥榻上，一個壯士，拔出風也似一把快刀來，任生此時正是：

命如五鼓銜山月，身似三更油盡燈。

看官，你道若是要結果任生性命，這也是太尉家慣做的事，況且任生造下罪業不小，除之亦不為過，何必將酒誘他在內室了，然後動手？原來不是殺他，那處法實是稀罕。只見拿刀的壯士褪下任生腰褲，將左手扯他的陽物出來，右手颯的一刀割下，隨即剔出雙腎。任生昏夢之中叫聲「阿呵！」痛極暈絕。那壯士即將神效止痛生肌敷藥敷在傷處，放了任生捆縛，緊閉房門而出。這幾個壯士是誰？乃是平日內裡所用闖工，專與內相淨身的。太尉怪任生淫汗了他的姬妻，又平日喜歡他知趣，著人不要逕白除他，故此吩咐這些闖工把來闖割了。因是闖割的見不得風，故引入內裡密室之中，古人所云「下蠶室」正是此意。太尉又吩咐如法調治他，不得傷命，飲食之類務要加意。任生疼得□死九生，還虧調理有方，得以不死。明知太尉洞曉前事，下此毒手。忍氣吞聲，沒處申訴，且喜留得性命。過了□來日，勉強掙扎起來，討些湯來洗面。但見下頰上微微幾莖髭須盡脫在盒內，急取鏡來照時，儼然成了一個太監之相。看那小肚之下結起一個大疤，這一條行淫之具已丟向東洋大海裡去了。任生摸一摸，淚如雨下。有詩為證：

昔日花叢多快樂，今朝獨坐悶無聊。

始知裙帶喬衣食，也要生來有福消。

任君用自被闖割之後，楊太尉見了便帶笑容，越加待得他慇懃，索性時時引他到內室中，與妻妾雜坐宴飲耍笑。蓋為他身無此物，不必顧忌，正好把來做玩笑之具了。起初，瑤月、築玉等人凡與他有一手者，時時說起舊情，還□分憐念他。卻而今沒蛇得弄，中看不中吃，要來無干。任生對這些舊人道：「自太尉歸來，我只道今生與你們永無相會之日了。豈知今日時時可以相會，卻做了個無用之物，空咽唾津，可憐，可憐！」自此任生□日到有九日在太尉內院，希得出外，又兼額淨聲雌，太監嘴臉，怕見熟人，一發不敢到街上閑走。平時極往來得密的方務德也有半年不見他面。務德曾到大尉府中探問，乃太尉吩咐過時，盡說道他死了。

一日，太尉帶了姬妾出遊相國寺，任生隨在裡頭。偶然獨自走至大悲閣下，恰恰與方務德撞見。務德看去，模樣雖象任生，卻已臉皮改變，又聞得有已死之說，心裡躊躇，不敢上前相認，走了開去。任生卻認得是務德不差，連忙呼道：「務德，務德，你為何不認我故人了？」務德方曉得真是任生，走來相揖。任生一見故友，手握手，不覺嗚咽流涕。務德問他許久不見，及有甚傷心之事。任生道：「小弟不才遭變，一言難盡。」遂把前後始末之事，細述一遍，道：「一時狂興，豈知受禍如此！」痛哭不止。務德道：「你受用太過，故折罰至此。已成往事，不必追悔。今後只宜出來相尋同輩，消遣過日。」任生道：「何顏復與友朋相見！貪戀余生，苟延旦夕罷了。」務德大加嗟歎而別。後來打聽任生鬱鬱不快，不久竟死於太尉府中。這是行淫的結果，方務德每見少年好色之人，即舉任君用之事以為戒。看官聽說，那血氣未定後生們，固當謹慎，就是太尉雖然下這等毒手，畢竟心愛姬妾被他弄過了，此亦是富貴人多蓄婦女之鑒。

堪笑累垂一肉具，喜者奪來怒削去。

寄語少年漁色人，大身勿受小身累。

又一詩笑楊太尉云：

削會淫根淫已過，尚留殘質共婆娑。

譬如宮女尋奄尹，一樣多情奈若何！